俠義傳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捐金

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阡兒立刻派差頭四名着兩個看守尸首派兩人急將葉阡兒押來吩咐去後方叫趙虎後面更衣又極力誇說他一番趙虎洋洋得意退出門來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俱各預備妥協四爺進了門就賞了從人十兩銀子說好小子虧得你的主意老爺方能立此功勞楞爺好生歡喜慢慢的梳洗安歇安歇且言差頭去不多時將葉阡兒帶到仍是捆着大人立刻升堂帶上葉阡兒見常面鬆綁包公問道你叫何名爲何無故殺人講來葉阡兒回道小人名叫葉阡兒家有老母只因窮苦難

當方纔做賊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爺饒命包公道你做賊已屬不法爲何又去殺人呢葉阡兒道小人做賊是眞並未殺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個刁惡奴才束手問你斷不肯招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這二十下子把個葉阡兒打了個橫迸不由着急道我葉阡兒怎麼這們時運不順上次是那麼着這次又這麼着眞是冤枉冤哉包公聞聽話裡有話便問道上次是那們着快講葉阡兒自知失言便不言語包公見他不語吩咐掌嘴着實的打葉阡兒着急道老爺不要動怒我說我說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名叫白能他的生日之時小人便去張羅爲的是討好兒事完之後得些賞錢或得點子吃食惟

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員外更小氣剋薄事完之後你但沒有賞錢連雞會家也沒給我一點因此小人一氣晚上便偷他去了包公說你方纔言道是頭次做賊如今是第二次了葉阡兒回道偷白員外是頭一次包公道偷了怎麼講葉阡兒道他家道路小人是認得的就從大門溜進去竟奔東屋內隱藏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小人知道他的箱櫃東西多呢正在隱藏之時只聽得有人彈槅扇響只見玉蕊開門進來一人又把槅扇關上小人在暗處看却一是主管白安見他二人笑嘻嘻的進了帳子不多時小人等他二人睡了便悄悄的開了櫃子一摸摸着木匣子甚是沉重便揣出越墻回家見上面有鎖

傍邊挂着鑰匙小人樂的了不得及至打開一看罷咧誰知裡面是個人頭這次又遇着這個死尸故此小人說上次是那們着這次是這們着這不是小人時運不順嗎包公便問道匣內人頭是男是女講來葉阡巳同道是個男頭包公道你將此頭是埋了還是報了官了呢葉阡見道也沒有埋也沒有報官包公道既沒埋又沒報官你將這人頭丢在何處了呢講來葉阡見道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那老頭子名叫那鳳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這是第三次了葉阡見道偷委瓜纔是頭一次呢這那老頭子恨急了將井繩泚水將小人打了個扁飽纔把小人放了因此懷恨在心將人頭擲在他家了包公

便立刻出籤兩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邢鳳偵於明日聽審將葉阡見押下去寄監至次日包公正在梳洗尚未升堂只見看守女尸差人回來一名稟道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尸至今早查看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前後院前門封鎖故此轉來稟報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分咐知道了那人仍然回去包公立刻升堂先帶鄭屠問道你這該死的奴才自已殺害人命還要脫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頭如何你家後院埋着女子之尸從實招來講兩傍威喝快說快說鄭屠以為女子之尸必是老爺派人到他舖中搜出來的一時驚的木塑相似半晌說道小人願招只因那天五皷起來剛要宰猪聽見有人扣門求救小

人連忙開門放入又聽得外面有追趕之聲口中說道既然沒有明早細細搜查大約必是在那裡窩藏下了說畢話仍歸舊路回去了小人等人靜後方纔點燈一看却是個年幼女子小人問他因何黑夜逃出他說名叫錦娘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烟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後來有將太守之子倚仗豪勢多許金帛要買我爲妾我便假意殷勤遞酒戲媚將太守之子灌得大醉得便脫逃出來小人見他美貌又是滿頭珠翠不覺邪心頓起誰知女子嚷叫不從小人順手提刀原是威唬他不想刀纔到脖子上頭就掉了小人見他已死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將尸埋在後院回來正拔頭上首飾忽聽有人叫門買猪頭小人

連忙把燈吹滅了後來一想我何不將人頭包了叫他替我拋了呢總是小人糊塗慌恐也是冤魂纏繞不知不覺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從析䵷上燈開開門將買猪頭的叫回來就是韓相公可巧沒拿傢伙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他就走了及至他走後小人又後悔起來此事如何叫人瞞的呢必要鬧出事來復又一想他若替我擲了也就沒事儻若鬧出事來總給他個不應就是了不想老爺明斷竟把個尸首搜出來了可憐小人殺了會子人所有的衣服等物動也沒動就犯了事了小人寃枉包公見他供各招認便叫他畫招剛然帶下去只見差人稟道那厮拿到包公吩咐帶上來問他何故私埋人頭那老兒不

敢隱瞞只得將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怕是歹人偷盜連忙出屋看時見是個人頭不由害怕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誰知劉三不肯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小人没奈給了他五十兩銀子他纔肯埋了包公道埋在何處那老兒說問劉三便知分曉包公又問劉三現在何處那老兒說現在小人家內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押着那老找着劉三郎將人頭刨來剛然去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白安拿到立刻帶上堂來見他身穿華服美貌少年包公問道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應道小人是我且問你你主人待你如何白安道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實在是恩同再造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一個亂倫的狗才

既如此說爲何與你主人侍妾通姦講白安聞聽不覺心蕩道小人素日奉公守法並無此事吓包公吩咐帶葉阡兒葉阡兒來至堂上見了白安說大叔不用分辯了應了罷我已然替你回明了你那晚彈楇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我就在那屋裡來着後來你們睡了我開了櫃拿出木匣以爲發注財誰知裡面是個人腦袋沒甚麼說的你們主僕做的事兒你就從實招了罷大約你不招也是不行的一席話說的白安張口結舌面目變色包公又在上面催促說那是誰的人頭從實說來白安無奈爬半步道小人招就是了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因家主當初窮時借過他紋銀五百兩總未還他那一天

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一來看望二來討取舊債我主人相待酒飯誰知李克明酒後失言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名叫陶然公說他面上有晦氣給他一個遊仙枕叫他給與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誰問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誰因此要借他遊仙枕觀看他說裡面閬苑瓊樓奇花異草與衆非常我主人一來貪看遊仙枕二來又貪還他五百兩銀子因此將他殺死叫我將尸埋在堆貨屋子裡我想我與玉蓮相好儻被主人識破如何是好莫若將割下的人頭灌下水銀收在玉蓮的櫃內以爲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誰知被他偷去此頭今日鬧出事來說罷往上叩頭包公又問道你埋尸首之屋在於何處白安道自

埋之後鬧起鬼來了因此將這三間屋子另行打出開了
門租與韓瑞龍居住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叫自安登了招
立刻出籤拿白熊到案此時縣尹已回上堂來稟道卑職
押解那廝先我着劉三前去刨頭却在井邊劉三指地基
時裡面却是個男子之尸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因問劉
三劉三方說道刨錯了這邊纔是埋人頭的地方因此又
刨果有人頭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卑職不敢自專將
劉三一干人証帶到聽審包公聞聽縣尹之言又見他一
番謹慎不似先前的荒唐心中暗喜便道貴縣辛苦且歇
息歇息去吧帶劉三上堂包公問道井邊男子之尸從何
而來講兩邊威唬快說劉三連忙叩頭說老爺不必動怒

小人說就是了回老爺那男子之尸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提了人頭刑發去埋誰知劉四跟在後面他說私埋人頭應當何罪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他還不依又許他對半平分他還不依小人問他要多少呢他說要四十五兩小人一想通共纔五十兩小人纔五兩剩頭氣他不過小人於是假應他幫着刨坑要深深的小人見他毛腰撮土小人就照着太陽上一鋤頭就勢兒先把他埋了然後又刨一坑纔埋了人頭不想今日陰錯陽差說罷不住叩頭包公叫他畫了招且自帶下去此時白熊業已傳到所供與白安相符並將遊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與包興收好即行

斷案鄭居與女子抵命白熊與李克明抵命劉三與劉四抵命俱各判斬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監候葉阡兒充軍那老兒私理人頭畏罪行賄定了徒罪玉蓋官賣韓瑞龍不聽母訓貪財生事理當責處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孝養嫡母上進攻書韓文氏撫養課讀見財思義教子有方着縣尹賞銀二十兩以爲旌表縣官理應奏參念他勤勞辦事尚肯用心照舊供職包公斷明此案聲名遠振歇息一天再起身赴陳州便了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有俠展昭自從土龍崗與包公分手獨自遨遊名山勝蹟到處玩賞一日歸家見了老母甚好多虧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務井井有條全不用主人操一點心爲人耿直往往

展爺常被他搶白幾句展爺念他是個義僕又是有年紀的人也不計較他惟有在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盡孝道一日老母心內覺得不爽展爺趕緊延醫調治衣不解帶晝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自一病不起服藥無效一命歸西去了展爺呼天搶地痛哭流血所有喪儀一切全是老僕展忠辦理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展爺在家守制遵禮到了百日服滿他仍是行俠作義如何肯在家中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他便隻身出門到處遊山玩水遇有不平之事便與人分憂解難有一日遇一羣逃難之人揣男抱女哭哭啼啼好不傷心慘目展爺便將鈔包銀兩分散衆人又問他們從何處而來衆人同聲回道公

子爺再休提起我等俱是陳州良民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言旨放賑到陳州原是爲救饑民不想那倚仗太師之子不但不放賑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造蓋花園並且搶掠民間婦女美貌的作爲姬妾蠢笨者充當服役這些窮民本就不能活這一荼毒豈不是活活要命麽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難去以延殘喘說罷大哭去了展爺聞聽氣破英雄之膽暗說道我本無事何妨往陳州走走主意已定直奔陳州大路而來這日正走之間看見一座墳塋有個婦人在那裡啼哭甚是悲痛暗暗想道若大年紀有何心事如此悲哀必有古怪欲待上前又恐男女嫌疑偶見那邊有一張燒紙連忙檢起作爲因由

便上前道老媽媽不要啼哭這裡還有一張紙沒燒呢那婆子止住悲聲接過紙去歸入堆中燒了展爺便答訕訕問道媽媽貴姓為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焉有不哭展爺道難道媽媽家中俱遭了不平了麼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覺死心塌地了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覺難受說罷又痛淚如梭展爺見這婆子說話拉攏不由心內着急便道媽媽有甚為難之事何不對我說說呢婆子拭拭眼淚又瞧了展爺見是武生打扮知道不是歹人便說道我婆子姓楊乃是田忠之妻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一行鼻涕兩行淚說了一遍又說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無音

信現在小主人在監受罪連飯俱不能送展爺聞聽道英雄又是悽慘又是憤恨便道媽媽不必啼哭因起元與我素日最相好我因在外訪友不知他遭了此事今既甕飧不濟我這裡有白銀十兩暫且拿去使用說罷拋下銀兩竟奔皇親花園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只見一帶簇新的粉墻雖然不能看見露出樓閣重重用步丈量了一番就在就近處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時分英雄換上夜行的衣靠將燈吹滅聽了片時寓所已無動靜悄悄開門回手帶好仍然放下軟簾飛上房離了寓所來到花園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

約略遠近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縧來用力往上一拋是
練就準頭便落在墻頭之上用脚尖登住磚牙飛身而上
到了墻頭將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側
耳細聽此名為投石問路下面或是有溝或是有水就是
落在實地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又將鋼抓轉過手縷縧縧
順手而下兩脚落了實地脊背貼墻往前面與左右觀看
一回方將五爪縧縧往上一抖收下來裝在百寶囊中躡
足潛蹤脚尖兒着地真有鷺浮鶴行之能來至一處見有
燈光細細看時却是一明兩暗東間明亮窻上透出人影
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飲酒展爺悄立窻下只聽得男子說
話却是南方口音說道此酒所娘子只管吃的是無妨的

外間案上那一瓶斷斷動弗得哉又聽夫人道那個酒叫甚麼名兒呢男子道叫做藏春酒若是夫人吃了慾火燒身無不依從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這婦人至死不從侯爺急的沒法是我在傍說道可以配藥造酒管保隨心所欲侯爺聞聽立刻叫吾配酒吾說此酒大費周折須用三百兩銀子那婦人便道甚麼酒費這許多銀子男子道娘子你弗曉得侯爺他恨不能婦人一時到手吾不趁此時賺他的銀兩如何發財呢吾告訴你說配這酒不過高高花上十兩頭這個財是發定了說畢哈哈大笑又聽婦人道雖然發財豈不損德呢況且又是個貞烈之婦你如何助紂爲虐呢男子說道吾是爲窮乏所使不得已而爲

之正在說話間只聽外面叫道臧先生臧先生展爺回頭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便閃身進入屋內隱在軟簾之外又聽男子道是那位一壁起身一壁說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不要拋頭露面的婦人往西間去了臧先生走出門來這是展爺進入屋內將酒壺提出見外面案上放着一個小小的玉瓶又見那邊有個細紅瓶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又把紅瓶內的好酒傾入玉瓶之內提起酒壺仍然放在屋內悄地出來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着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奉了主人之命一來取藏春酒二來爲合臧先生請帳這先生名喚臧能乃是個落第的窮儒

半路兒看了些醫書記了些偏方投在安樂侯處做幫襯當下出來見了龐福問道主管到此何事龐福說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叫你親手拿去當面就兌銀子可是先生白花花的三百兩難道你就獨吞嗎我們辛辛苦苦白跑不成多少不拘總要染染手兒呀先生你說怎麽樣臧能道當得當得再也白不得的備若銀子到手必要請你吃酒的龐福道先生真是明白爽快人好的咱們到要交交例先生取酒去罷臧能回來進屋拿了玉壺關上門隨龐福去了直奔軟紅堂那知兩俠見他二人去後盤柱而下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這裡婦人從西間屋内出來到了東間仍然坐在舊處暗自思道丈夫如此傷天害理作

的都是不仁之事越思越想好不愁煩不由的拿起壺來斟了一杯慢慢的獨酌誰知此酒入腹之後藥性發作按納不住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有人叫門連忙將門開放却是龐祿懷中抱定三百兩銀子送來婦人讓至屋內龐祿將銀子交代明白回身要走倒是婦人留住叫他坐下便七長八短的說正在說時只聽外面咳嗽却是臧能回來了龐祿出來迎接着張口結舌說道這三三百兩銀子已交付大娘子了說完抽身就走臧能見此光景忙進屋內一看只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仍是坐在炕上發怔心中好生不樂暗呀這是怎麽了說能在對面坐了這婦人因方纔也是一驚一時心內清醒便道你把別人的妻

子設計陷害自已老婆如此防範你拍心想想別人恨你不恨一句話問的臧能閉口無言便拿起壺來斟上一杯一飲而盡不多時坐立不安心痒難抓便道弼好哉奇怪的狠拿起壺來一聞忙道了弼得了弼得快拿凉水來自已等不得立起身來急我凉水吃下又叫婦人吃了一口方問道你纔吃這酒來歷婦人道因你去後我剛吃得一盃酒將下句嚥同去了又道不想麗祿送銀子來纔進屋內放下銀子你就同來了臧能道還好還好佛天保佑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爲何跑在這酒壺裡來了好生蹊蹺婦人方明白纔吃的是藏春酒險些兒敗了名節不由的流淚道全是你安心不善用盡

了機謀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已可見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賊能道弗用說了我竟是個混帳東西看此地也另是久居之地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待明早托個事故同咱老家便了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見龐昱叫使女掌燈自已手執白玉瓶前往麗芳樓而去南俠到了軟紅堂見當中鼎內焚香上前抓了一把香灰又見花瓶內插着雞刷拿起來插在領後穿香徑先至麗芳樓隱在軟簾後面只聽得那衆姬妾正在那裡勸慰金玉仙說我們搶來當初也是不從到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的無奈順從了到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說完口中大罵你這一羣無恥賤人我金玉仙有死而已說罷放聲大哭這些侍妾被他罵

的閒口無言正在發怔只見了鬟二老引着龐昱上得樓
來笑容滿面道你等勸他從也不從既然不從我這裡有
酒一盃叫他吃了便放他同去說罷執盃上前金玉仙惟
恐惡賊近身傍手奪過擲於樓板之上龐昱大怒便要吩
咐眾姬妾一齊下手只聽樓梯山響見使女杏花上樓喘
吁吁禀道纔龐福叫回禀侯爺太守蔣完有要緊的話回
禀立刻求見現在軟紅堂恭候着呢龐昱聞聽太守黑夜
而來必有要緊之事回頭吩咐眾姬妾你們再將這賤人
開導開導再要扭性我回來定然不饒說着話站起身來
直奔樓梯剛下到一層只見毛烘烘一揣腦後灰塵飛揚
脚底下覺得一絆站立不穩咕嚕嚕滾下樓去後面兩個

了鬟也是如此三個人滾到樓下你拉我我拉你好容易纔立起身來奔至樓門龐昱說道唬殺我也唬殺我也甚麼東西毛哄哄的好怕人也了鬟執起燈一看只見龐昱滿頭的香灰龐昱見兩個了鬟也是如此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必是狐仙見了怪了快走罷兩個了鬟那裡還有魂列三個人不管高低深一步淺一步竟奔軟紅堂而來迎頭遇見龐福便問道有甚麼事龐福回道太守蔣完說緊急之事要立刻求見在軟紅堂恭候龐昱連忙撣去香灰整理衣衿大搖大擺步入軟紅堂來太守叅見已畢在下坐坐了龐昱問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書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

查賍算來五日內必到東府一聞此信不甚驚惶特來禀知侯爺早爲准備纔好龎昱道包黑子乃吾父門生諒不敢不廻避我將完道侯爺休如此說聞得包公秉正無私不畏權勢又有欽差御賜御鍘三口甚屬可畏又往前湊了一湊道侯爺所做之事難道包公不知道麼龎昱聽罷雖有些發毛便硬着嘴道他知道便把我怎麼樣將完着急道君子防未然這事非同小可除非是此時包公死了萬事皆休這一句話提醒了惡賊便道這有何難現在我手下有一個勇士名喚項福他會飛簷走壁之能卽可派他前往兩三站去路上行刺豈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妙此甚好必須以速爲妙龎昱連忙叫龎福去喚項福立刻

來至堂上惡奴去不多時將項福帶來參過項福又見了太守此時南俠早在廳外竊聽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的明白了因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便從廳外往裡偷看見果然身軀魁梧品貌雄壯真是一條好漢可惜錯投門路只聽龐昱說你敢去行刺麼項福道小人受侯爺大恩別說行刺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南俠外邊聽了不由罵道瞧不得這麼一條大漢原來是一個諂諛的狗才可惜他辜負了好胎骨正自暗想又聽龐昱說太守你將此人領去應如何派往吩咐務要協機密為妙蔣完連連稱是告辭退出太守在前項福在後走不幾步只聽項福說太守慢行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見項福走出

好幾步將帽子拾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這們遠呢項福道想是樹枝一刮磞出去的說罷又走幾步只聽項福說好奇怪怎麼又掉了回頭一看又沒人太守也覺奇怪一同來至門首太守坐轎項福騎馬一同回衙去了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是何原故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頭次從樹傍經過郎將帽子於項福頭上提了拋去隱在樹後見他毫不介意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將他帽子提了拋去隱在石後項福只回頭觀看並不搜查左右可見他粗心學藝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且回寓所歇息便了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且說展爺離了花園暗暗回寓天已五更悄悄的進屋換下了夜行衣靠包裹好了放倒頭便睡了至次日別了店主即往太守衙門前私自窺探影壁前拴着一匹黑馬鞍韂鮮明後面稍繩上拴着一個小小包袱又搭着個錢搭褳有一個人拿着鞭子席地而坐便知項福尚未起身卽在對過酒樓之上自已獨酌眺望不多一會只見項福出了太守衙門那人連忙站起拉過馬來遞了馬鞭子項福接過認鐙乘上加了一鞭便往前邊去了南俠下了酒樓悄地跟隨到了安平鎭地方見路西也有一座酒樓匾額上寫着潘家樓項福拴馬進去打尖南俠跟了進去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展爺便坐在北面揀了一個座頭坐下

跑堂的擦抹桌面問了酒菜展爺隨便要了跑堂的傳下樓去展爺復又閒看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彷彿是個鄉宦形景可惡俗態不堪不多時跑堂的端了酒菜來安放停當展爺剛然飲酒只聽樓梯聲響又見一人上來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煥然展爺不由的放下酒盃暗暗喝彩又細細觀看一番好生的羨慕那人纔要揀個座頭只見南面項福連忙出席向武生一揖口中說道白兄久違了那武生見了項福還禮不迭答道項兄濶別多年今日幸會說着話彼此謙遜讓至同席項福將上座讓了那人那人不過畧畧推辭卽便坐了展爺看了心中好生不樂暗想道可憐這樣一個人却認得他眞是天淵之別

了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甚麼只聽項福說道自别一來今已三載有餘久欲到尊府拜望偏偏的小弟窮忙令兄可好那武生聽了眉頭一皺嘆口氣道家兄已去世了項福驚訝道怎麼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可惜又說了些欠情短禮沒要緊的言語你道此人是誰他乃陷空島五義士姓白名玉堂綽號錦毛鼠的便是當初項福原是要拳棒賣膏藥的因在街前賣藝與人角持悞傷了人命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金堂見他像個漢子離鄉在外遭此官司甚是可憐因此將他極力救出又助了盤川叫他上京求取功名他原想進京尋個進身之階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他打聽明白先姚轉結交龐福然後

方薦與麗昰麗昰正要尋覓一個勇士助巳爲虐把他收留在府內他便以爲榮耀已極似此行爲便是下賤不堪之人了閑言少敘且說項福正與玉堂敘話見有個老者上得樓來衣衫襤褸形容枯瘦見了西面老者緊行幾步雙來跪倒二目滔滔落淚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搖頭只是不允展爺在那邊看着着好生不忍正要問時只見白玉堂過來問着老者道你如何向他如此有何事體何不對我說來那老者見白玉堂這番形景料非常人口稱公子爺有所不知因小老兒欠了員外的私債員外要將小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求公子爺與小老兒排解排解白玉堂聞聽瞅了老者一眼便道他欠你多少

銀兩那老者回過頭來見白玉堂滿面怒色只得執手答道原欠我紋銀五兩三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共欠銀三十五兩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原來欠銀五兩復又向老者道當初他借的時至今三年利息就是三十兩這利息未免太輕些一回身便叫跟人平三十五兩向老者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聞聽立刻還銀子不覺立起身來道有借約忙從懷中掏出遞與玉堂玉堂看了從人將銀子平來玉堂接過遞與老者道今日當着大眾銀約兩交却不該你的了老者接過銀子笑嘻嘻答道不該了不該了拱拱手兒即刻下樓去了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道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再也不可借他的了老者答道不敢借

了說罷叩下頭去玉堂拖起仍然歸坐那老者千恩萬謝
而去剛走至展爺桌前展爺說老丈不要忙這裡有酒請
吃一盃壓壓驚再走不遲那老者道素不相識怎好叨擾
展爺笑道別人費去銀子難道我連一盃水酒也花不起
麼不要見外請坐了那老者道如此承蒙抬愛了便坐於
下首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着便問方纔那老者姓甚
名誰在那裡居住老兒說道他住在苗家集他名叫苗秀
只因他兒子苗恒義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他便成了封
君了每每的欺負憐黨盤剝重利非是小老兒受他的欺
侮便說他這些忿恨之言不信爺上打聽就知我的話不
虛了展爺聽在心裡老者吃了幾盃酒告別去了又見那

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況如何項福道當初多蒙令兄抬愛救出小弟又賄銀兩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遇安樂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鎮尋等要辦宗緊要事件白玉堂聞聽便問道那個安樂侯項福道焉有兩個呢就是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說罷面有德色玉堂不聽則可聽了登時怒氣嗔嗔面紅過耳微微冷笑道你敢則投在他門下了好急喚從人會了帳立起身來回頭就走一直下樓去了展爺看的明白不由暗暗稱讚道這就是了又自忖道方纔聽項福說他在天昌鎮尋等我曾打聽包公還得等幾天到天昌鎮我何不趁此時且至苗家集走走呢想罷會錢下樓去了真是行俠

作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拔刀相助只因
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彷彿與自已的事一般因此
纔不愧那個俠字閒言少敘到了晚間初鼓之後改扮行
裝潛入苗家集來到苗秀之家所有躥房越脊自不必說
展爺在暗中見有待客廳三間燈燭明亮內有人說話躡
足潛蹤悄立廳下細聽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恒義道你
如何弄了許多銀子我今日在潘家集也發了個小財得
了三十五兩銀子便將遇見了一個傻哥替還銀子的話
說了一遍說罷大笑苗恒義亦笑道爺爺除了本銀得了
三十兩銀子的利息如今孩兒一文不費白得了三百兩
銀子苗秀笑嘻嘻的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苗恒義道昨

曰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說項福此去成功便罷儻不成功叫侯爺改扮行裝私由東皐林悄悄入京在太師府內藏躲侯包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再作道理又打點細軟箱籠並搶來女子金玉仙叫他們由觀音菴岔路上船暗暗進京因問本府沿途盤川所有船隻須用銀兩多少我好打點本府太爺那裡敢要侯爺的銀子呢反倒躬身說道些須小事俱在卑府身上因此回到衙內立刻平了三百兩銀子交付孩兒叫我辦理此事我想侯爺所行之事全是無法無天的如今臨走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進入京況他又有許多的箱籠到了臨期孩兒傳與船戶他只管裝去到了京中費用多少合他那

裡要他若不給叫他把細軟留下作抵帳爲當頭爺爺想
侯爺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一來不敢聲張二來也難考
查這項銀兩原是本府太爺應允給與不給侯爺如何知
道這三百兩銀子難道不算白得嗎展爺在聽外聽至此
暗自說道眞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再不錯的猛回頭見那
邊又有一個人影兒一幌及至細看彷彿潘家樓遇見的
武生就是那替人還銀子的俊哥兒不由暗笑道白日替
人還銀子夜間就討帳來了忽然遠遠的燈光一閃展爺
惟恐有人來一伏身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看却又
不見了那個人暗道他也躱了何不也盤不那根柱子上
我們二人鬧個二龍戲珠呢正自暗笑忽見了鬟慌慌張

張跑至廳上說員外不好了安人不見了苗秀父子聞聽吃了一驚連忙一齊往後面跑去了南俠急忙盤柱而下側身進入屋內見桌上放着六包銀子外有一小包他便揣起了三包心中說道三包一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叫他也得點利息抽身出來暗暗到後邊去了原來那個人影兒果是白玉堂先見有人在牕外竊聽後見他盤柱而上貼立房檐也自暗暗喝采說此人本領不在我下因見燈光他便迎將上來恰是苗秀之妻同了鬟執燈前來登厠了鬟將燈放下回身取紙玉堂趁空抽刀向着安人一幌說道要嚷我就是一刀婦人唬的骨軟筋酥那裡嚷的出來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厠先撕下一塊裙

子塞住婦人之口好狠玉堂又將婦人削去雙耳用手提
起擲在廁傍糧食囤內他却在暗處偷看見了鬟尋主母
不見奔至前廳報信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他却從
東邊轉至前廳此時南俠已揣銀走了玉堂進了屋內一
看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另一小包心內明知是盤柱之
人拿了一半留下一半給我暗暗承他的情將銀子揣起
也就走之乎也這裡苗家父子趕至後面一面追問了鬟
一面執燈找尋至糧囤傍聽見呻吟之聲却是婦人連忙
攙起細看渾身是血口內塞着東西急急掏出甦醒了半
晌方纔腰喲出來便將遇害的情由說了一遍這纔瞧見
兩個耳朶沒了忙着了鬟僕婦攙入屋內喝了點糖水苗

恒義猛然想起待客廳上還有三百兩銀子連說不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了說罷向前飛跑茵秀聞聽也就跟在後面到了廳上一看那裡還有銀子咧父子二人怔了多時無可如何惟有心疼怨恨而已未知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且說茵家父子丟了銀子因是暗昧之事也不敢聲張竟吃了啞叭虧了白玉堂揣着自奔前程展爺是拿了銀子一直奔天昌鎮去了這且不言單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衆件欵時正是無事之時包興記念着遊仙枕心中想道今晚我何不悄悄的睡睡遊仙枕豈不是好因此到晚

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便囑咐李才說李哥你今晚辛苦一夜我連日未能歇息今晚脫個空兒你要驚醒些老爺要茶水時你就伺候明日我再替你李才說你放心去罷有我呢彼此都是差使何分你我包興點頭一笑即回至自己屋內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不覺困倦即將枕放倒頭剛着枕便入夢鄉出了屋門見有一匹黑馬鞍轡俱是黑的兩邊有兩個青衣不容分說攙上馬去迅速非常來到一個所在似開封府大堂一般下了馬心中納悶我如何還在衙門裡呢又見上面挂着一匾寫着陰陽寶殿正在納悶又見來了一個判官說道你是何人擅敢假充星主前來鬼混喝聲拿下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一聲斷

唬將包興唬醒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思道凡事皆有先成的造化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判官說我假充星主將來此枕想是星主纔睡得呢怨得李克明要送與星主左思右想那裡睡得着呢賭氣子起來聽了聽方交四鼓急忙來至包公住的屋內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前仰後合在那裡打盹又見燈花結了個如意兒燒了多長連忙用剪燭剪了一剪只見桌上有個字帖兒拿起一看不覺失聲道這是那裡來的一句話將李才唬醒連忙說道我沒有睡呀包興說沒睡這字帖兒打那裡來的李才尚未答言只聽包公問道甚麼字帖拿來我看包興執燈李才撒簾將字帖呈上包公接來一看便問道天有甚麼時候

了包興舉燈向表上一看說纔交寅刻包公道也該起來了二人服侍包公穿衣淨面時包公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先生來到包公便將字帖與他觀看公孫策接來只見上面寫道明日天昌鎮緊防刺客因分派衆人役分爲兩路行一路東皋林捉拿惡扉昱一路觀音菴救活烈婦人要緊要緊傍有一行小字烈婦人即金玉仙公孫策道此字從何而來呢包公道何必管他的來歷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再派人役先生吩咐他們在兩路稽查便了公孫策連忙退出與王馬張趙四勇士商議大家俱各小心留神你道此字從何而來只因南俠離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鎮見包公尚未到來心中一想恐包公

促忙來至不及是防莫若我迎將上去遇便洩漏機關包公也好早作準備好英雄不辭辛苦他便趕至三星鎮恰好三更來至公館見李才睡着也不去驚動他便悄悄進去將紙條兒放下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進了公館前後左右搜查明白公孫策暗暗吩咐馬快步快兩個頭兒一名耿春一名鄭平二人分為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馬張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前後巡邏自已同定包興李才護持包公儻有動靜大家知會一齊動手分派已定看看到了掌燈之時處處燈燭照如白晝外面巡更之人往來不斷別人以為是欽差大人在此居住那裡知道是暗防刺客呢內裡王馬張趙四人

磨拳擦掌暗藏兵器百倍精神準備捉拿刺客真是防範的嚴謹到了三更之後並無動靜只見外面巡更的燈光明亮照徹墻頭裡面趙虎向面各處裡觀瞧順着墻外燈光走至一株大榆樹下趙虎忽然往上一看便嚷道有人了只這一聲王馬張三人亦皆趕到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掌燈一齊往樹上觀看果然有個黑影兒先前仍以爲是樹挺後來樹上之人見下面人聲嘶喊燈火輝煌他便動手動脚的大家一見更覺鼎沸起來只聽外面人道跳下去了裡面防範着誰知樹上之人趁着這一聲便攥住樹杪將身倚起趁勢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起一縱便到了大房前坡趙虎嚷道好賊那裡走話未說完迎

面飛下一塊瓦來愣爺急閃身雖則躲過他用力太猛閘了個跟頭房上之人趁勢揚腿剛要邁脊只聽噯喲一聲咕嚕嚕從房上滾將下來恰落在四爺傍邊四爺一翻身急將他按住大家上前先拔去背上的單刀方用繩子捆了推推擁擁來見包公此時包公公孫策便衣便帽笑容滿面道好一個雄壯的勇士堪稱勇烈英雄回頭對公孫策道先生你替我鬆了綁公孫先生會意假做吃驚道此人前來行刺如何放得包公笑道我求賢若渴見了此等勇士焉有不愛之理况我與壯士又無仇恨他如何肯害我這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快些鬆綁公孫策對那人道你聽見了老爺待你如此大恩你將何以爲報說罷吩咐

張趙二人與他鬆了綁王朝見他腿上丁着一枝袖箭趕緊替他拔出包公又吩咐包興看坐那人見包公如此光景又見王馬張趙分立兩傍虎勢昂昂不由良心發現暗暗誇道聞聽人說包公正直又目識英雄果不虛傳一翻身撲倒在地口中說道小人冒犯欽差大人實實小人該死包公連忙說道壯士請起坐下好講那人道欽差大人在此小人焉敢就坐包公道壯士只管坐了何妨那人只得鞠躬坐了包公道壯士貴姓尊名到此何幹那人見包公如此看待不因不由的就順口說出來了答道小人名喚項福只因奉龐昱所差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不想大人如此厚待使小人愧怍無地包公笑道這都是聖上隆

曾遇重使我聲名遠播於外故此招惡謗我者極多就是將來與安樂侯對面時壯士當面証明庶不失我與太師師主之誼項福連忙稱是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公孫策領項福去了包公暗暗叫王朝來吩他將項福明是疎放暗地拘留王朝又將袖箭呈上說此乃南俠展爺之箭包公聞聽道原來展義士暗中助幫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必也是義士所爲心中不勝感羨之至王朝退出此時公孫先生已分派妥當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耿春鄭平前往觀音菴接救金玉仙又派張龍趙虎前往東皐林捉拿龐昱單說馬漢帶着耿春鄭平竟奔觀音菴而來只見駝轎一乘直撲廟去了馬漢看見飛也

似的趕來及至趕到見傍有一人叫道賢弟爲何來遲馬漢細看却是南俠便道兄此轎何往展爺道劣兄已將駝轎截取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菴內賢弟來得正好咱二人一同到彼說話開耿春鄭平亦肯趕到圍繞着駝轎來至胡前打開山門裡面出來一個年老的媽媽一個尼姑這媽媽却是田忠之妻楊氏衆人搭下駝轎攙出金玉仙來主僕見面抱頭痛哭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叫他在此等候又將轎內細軟俱行撤下南俠對楊氏道你主僕二人就在此處等候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叫他到此尋你又對尼姑道師傅用心服侍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吩附已畢便對馬漢道賢弟回去多多拜上老大人就說

展昭另日再為稟見後會有期將金玉仙下落稟覆明白他乃貞烈之婦不必當堂對質拜託拜託請了竟自佯長而去馬漢也不敢挽留只得同耿春鄭平二人同歸舊路去稟知包公這且不言再說張趙二人到了東皋林毫不見一點動靜趙虎道難道這厮先過去了不成張爺道前面一住無際並無人行焉有過去之理正說間只見遠遠有一彪人乘馬而來趙爺一見說來咧來咧哥你我如此如此應不致於舛錯張龍點頭帶領差役隱在樹後衆人催馬剛到此地趙虎從馬前一過栽倒在地張爺從樹後傳出來便亂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闖死人了上前將龐昱馬環揪住道你闖了人還住那裡去衆差役一齊擁上衆

惡奴發話道你這些好大膽的人竟敢攔擋侯爺不放張龍道誰管他侯爺公爺的只要將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衆惡又道好三撒野此乃安樂侯太師之子改扮行裝出來私訪你們竟敢攔阻去路眞是反了天了趙爺在地下聽准是安樂侯再無舛錯一咕嚕身爬起來先照着說話的劈面一掌喊道我們反了天了我們竟等着反了天的人呢說罷先將龐昱拿下馬來差役掏出鎖來慌上衆惡奴見事不祥個個加上一鞭忽的一聲俱各逃之夭夭了張趙追他不及只顧龐昱連追也不追衆人押解着奸侯竟奔公館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鍘　遇國母晚宿天齊廟

且說張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即行將龐昱帶上堂來包公見他項帶鐵鎖連忙吩咐道你等太不曉事侯爺如何鎖得還不與我卸去差役連忙上前將鎖卸下龐昱到了此時不覺就要屈膝包公道不要如此雖則不可以私廢公然而我與太師有師生之誼你我乃年家弟兄有通家之好不過因有此案要當面對質對質務要實實說來大家方有個計較千萬不要畏罪廻避說畢吩帶上田父若蘭田忠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立刻提到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龐昱因見包公方纔言語頗有護他的意思又見和容悅色一味的商量必要設法救我草若我從實應了求求包黑或者看爹爹面上往輕裡改正改正

從實沒了事了想罷說道欲差大人不必細問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做成此事後悔也是遲了惟求大人筆下超生犯官感恩不盡包公道這些事既已招承還有一事項福是何人所差惡賊聞聽不由的一怔半晌答道項福乃太守蔣完差來犯官不知包公吩咐帶項福只見項福走上堂來仍是照常形色並非囚禁的樣子包公道項福你與侯爺當面質對項福上前對惡賊道侯爺不必隱瞞一切事體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侯爺只管實說了大人自有主見惡賊見項福如此也只得應了是自已派來的包公便叫他畫供惡賊此時也不能不畫了畫招後只見眾人証俱到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厮認也有父認女

的也有兒認妹的也有夫認妻的也有婆認媳的紛紛不一嚎哭之聲不堪入耳包公吩咐叫他們在堂階兩邊聽候判斷又派人去請太守速到包公便對惡賊道你今所爲之事理應解京我想道途遥遠反受折磨再者到京必歸三法司判斷那時難免皮肉受苦儻若聖上大怒必要從重治罪那時如何輾轉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倒覺得爽快你想好不好龎昱道但憑大人作主犯官安敢不遵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見虎目一瞪吩咐請御刑只這三個字兩邊差役一聲喊堂威震嚇只見四名衙役將龍頭鍘抬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抖開黃龍套露出金煌煌光閃閃驚心落魄的新刑惡賊一見膽裂魂飛纔待開

言只見馬漢早將他丟翻在地四名差役過來與他口內啣了木嚼剝去衣服將蘆蓆鋪放惡賊那裡還能扎挣立刻將起用草繩束了三道張龍趙虎二人將他抬起走至鍘前放入鍘口兩頭平勻此時大漢王朝黑面向裡左手執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懸座上包公將袍袖一拂虎項一扭口說行刑二字王朝將彪軀一縱兩膀用力只聽哏喳一聲將惡賊登時腰斬分爲兩頭一邊齊的兩段四名差役連忙跑上堂去各各腰束白布裙跑至鍘前有前有後先將尸首往上一扶抱將下去張趙二人又用白布擦抹鍘口的血跡堂階之下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並田婦村姑見鍘了惡賊龎昱方知老爺赤心爲國與民除害

有念佛的有趁願的就有膽小不敢看的包公上面吩附換了御刑與我拿下聽了一個拿字左右一伸手便將項福把住此時這厮見鍘了龐昱心內已然突突亂跳令又見拿他不由的骨軟筋酥高聲說道小人何罪包公一拍堂木喝道你這背反的奴才本閣乃奉命欽差你擅敢前來行刺行刺欽差即是叛朝廷還說無罪倘敢求生麽項福不能答言左右上前照舊剝了衣服帶上木嘴扯過一頭粗蓆捲好此時狗頭鍘已安放停當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擦抹御鍘打掃血跡收拾已畢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倒禀道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誰知將完畏罪自縊身死包公聞聽道便宜了這厮另行委員前去驗看又

吩咐將田起元帶上堂來剴諭一番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以致生出此事以後家門務要嚴肅並叫他上觀音菴接取妻子老僕田忠替主鳴冤務要好好看待他從此努力攻書以求上進所有兜轎內細軟必係私藏勿庸驗看俱着田忠領訖又吩咐叉老各將婦女帶回好好安分度日本閣還要按戶稽查花名秉公放賑以抒民困庶不負聖上體恤之鴻恩衆人一齊叩頭歡歡喜喜而散老爺立刻叫公孫策打了摺底看過並將原呈招供一齊封妥外隨夾片一紙請旨補放知府一缺即日拜發賫京啟奏去了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放賑真是萬民感仰歡呼載道一日批摺回來包公恭接叩拜畢打開一看見硃批甚

屬誇獎至公無私所辦甚是知府一缺即着揀員補放包公暗自沉吟道聖上總然隆眷優渥現有老賊龐吉在京見我鍘了他的愛子他焉有輕輕放過之理這必是他別進讒言安慰妥了候我進京時他再擺佈於我一定是這個主意老賊呀老賊我包某秉正無私一心爲國焉怕你這鬼鬼祟祟如今趁此權衡未失放完賑後偏要各處訪查訪查要作幾件驚天動地之事一來不負朝廷二來與民除害三來也顯顯我包某胸中的抱負誰知老爺想到此地下文就真生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你道是何事件自從包公秉正放賑已完立意要各處訪查便不肯從舊路回來特特由新路而歸一日來至一個所在地名草

州橋東乘轎慢慢而行猛然聽的咯吱一陣亂響連忙將轎落平包興下馬仔細看時雙桿皆有裂紋幸喜落平實地險些兒雙桿齊折稟明包公吩咐帶馬將馬帶過老爺剛然扳鞍上去那馬咴的一聲往傍一閃幸有李才在外首隨蹬連忙攏住老爺從新摟摟扯手翻身上馬雖然騎上他却不走盡在那裡打旋轉圈老爺連加兩鞭那馬鼻翅一搧返到往後退了兩步老爺暗想此馬隨我多年他有三不走遇歹人不走見寃魂不走有刺客不走難道此處有事故不成將馬帶住吽包興與地方不多時地方來到馬前跪倒老爺閃目觀瞧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手提一根竹桿口稱小人地方范宗華與欽差大人叩頭包公

問道此處是何地名范宗華道不是河名叫草州橋雖然有個平橋卻沒有橋也無有草不知當初是怎麼起的這個名兒這小人也鬧的納悶兒兩傍吆喝少說少說老爺又問道可有公館沒有范宗華道此處雖是通衢大道卻不是鎮店馬頭也不過是荒涼幽僻的所在如何能有公館呢再者也不是站頭包興在馬上着急道沒公館你就說沒公館就完了何必這許多的話老爺在馬上用鞭指着問道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范宗華回道那是天齊廟雖然是天齊廟裡面是菩薩殿老爺殿娘娘殿俱有傍邊跨所還有土地祠就這老道看守因沒有甚麽香火也不比多養活人包興道你太労叨了誰問你這些老爺

吩咐打道天齊廟兩傍答應老爺將馬一撒馹馹順順的
竟奔天齊廟他也不鬧了馬這靈性真也奇怪包興上馬
一抖繮轡先到天齊廟擂開開人並告訴老道欽差大人
打此經過一槃茶水不用你們伺候完了香連忙躲開我
們大人是最愛清靜的老道連連答應是正說間包公已
到包興連忙接馬包公進得廟來便吩咐李才在西殿廊
下設了公座老爺帶包興直奔正殿老道已將香燭預備
伺候焚香已畢包興使個眼色老道連忙迴避包公下殿
來至西廊入了公位吩咐衆人俱在廟外歇息獨留包興
在傍暗將地方叫進來包興悄悄把茄宗華叫到他又給
包興打了個千兒包興道我瞧你狠機靈就是話太多了

方纔大人問你你就揀近的說就完咧甚麼枝兒葉兒的鬧一大郎當作甚麼范宗華連忙笑着說小人惟恐話回的不明白招大人嗔怪故此要往精楚裡說誰知話又多了沒甚麼說的求二太爺擔帶小人罷包興道誰來怪你不過告訴你恐其話太多反招大人嗔怪如今大人又叫你呢你見了大人問甚麼答應甚麼就是了不必嘮叨了范宗華連連答應跟包興來至西廊朝上跪倒包公問道此處四面可有人家沒有范宗華稟道南通大道東有榆樹林西有黄土崗北邊是破窰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老爺便着地方抗丁高腳牌上面寫放告二字叫他知會各家如有冤枉前來天齊廟伸訴范宗華應是郎抗了高腳

牌奔至榆樹林見了張家便問張大哥你打官司不打見了李家便問李老二你冤枉不冤枉招的眾人無不大罵你是地方總盼人家打官司你好詐錢我們過的好好情楚日子你我上門來叫打官司沒有甚麼說的要打官音寺見就合你打甚麼東西趁早兒滾開真他媽的喪氣你怎麼配當地方呢我告訴你馬二把打嘎你給我走毬罷范宗華無奈又到黃土崗也是如此被人通罵回來了他却不怕罵不辭辛苦來道破窑地方又嚷道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有冤枉的沒有只管前去伸冤一言未了只聽有人應道我有冤枉領我前去范宗華一看說道噯喲我的媽呀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打官司呢

誰知此位婆婆范宗華他却認得可不知底理只於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別的不知這是甚麽緣故呢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難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抬出宫來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哭的二目失明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當時衆人俱叫他剩飯正在秦府打雜為人忠厚老實好善娘娘因他愛行好事時常周濟賞賜他故此范勝受恩極多後來秦鳳自焚身死秦母亦相繼而亡所有子孫不知娘娘是何等人所謂人在人情在人亡兩無交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故此離了秦宅無處棲身范勝欲留在他家娘娘央意不肯幸喜有一破窰范勝收拾了收拾

攙扶娘娘居住多虧他時常照拂每遇陰天下雨他便送了飯來又恐別人欺負他叫兒子范宗華在窰外搭了個窩鋪坐令子看守雖是他答報受德受恩之心那裡知道此位就是落難的娘娘後來范勝臨危纔告訴范宗華道破窰內老婆婆你要好好侍奉他當初是秦總管派人送到家中此人是個有來歷的不可怠慢這也是他一生行好竟得了一個孝順的兒子范宗華自父亡之後真是遵依父訓侍奉不衰平時即以老太太呼之又叫媽媽現今娘娘要告狀故問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告狀呢娘娘道為我兒子不孝故要告狀范宗華道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這些年也沒見你老人家說有兒子今見虎拉巴

士來娘娘不覺失聲道嗳喲包卿若然哀家了只這一句包公座上不勝驚訝包興在傍急冷冷打了個冷戰登侍包公黑臉也黃了包興唬的也出了恭了暗說我我的媽呀鬧可審出哀家來咧我看這事怎麽好呢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